# 兩浙名賢錄

#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


空空

宋二

道昌　了一

慧光　嗣宗

慧暉　澤龕

法恭　圓智

普交　知和

介然　瑞仙

圓照　宗杲

了演　端裕

景元　元奘

中仁　曇玩

宗振　惟定

志遠　慧遠

思照 思聰附　思梵

明慧　守珣

思淨　士珪

慧開　淨空

法忠　惟月

從雅　道行

可觀　法如

平山　明辯

王闐　介諶

道濟　居慧

智策　法常

淨眞　智圓

智鑑 妙機

曇華 行機

師體 寶印

德光 淨全

祖元 了明

德明 守仁

智操 曇賁

必才 宗囘

惟尚 道樞

從瑾　彥充

眞慈　曇容

妙堪　靈辯

咸傑　智連

有權　善月

善禪師　如琰

崇岳　祖先

普濟　善珍

如珏　大觀

岫禪師　止源
師範　妙義
法薰　道冲
法慈　弘濟
文禮　善繼
水盛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終

#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葉庵智　舷葦如閱

## 空空

### 宋二

#### 道昌

道昌湖州吳氏子、受具遊方、徧叅諸宿後得法雪峯、遂於淨慈月堂說法度人一時以爲寶筏、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

好買草鞋行脚去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爲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然猿叫斷腸聲

亅一

了一明州人嗣法雪峰慧禪師住臨安徑山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盖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淸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地曰秖向這裏薦取

## 慧光

慧光錢塘人姓夏侯氏從慧林深禪師悟入遂得無礙辯才說法靈隱隨機逗漏影略鼓鑄者盡成法器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光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光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眞何須息見倒騎牛首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 嗣宗

嗣宗徽州人姓陳氏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咨問次釋然拜悟慧以麈尾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晚居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惟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惟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人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淵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

眞紅紫驄楓上生芝草不是雲藹香爐峰

慧暉

慧暉會稽人俗姓張氏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叩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暉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暉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荅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殊囘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麽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之全身於明覺塔後

## 澤龕

澤龕寧海人姓葉氏矢其願力建梁王寺塔塔成或請作記以識歲月龕曰我自有之乃取一鐸朱書二十字

使登之絕頂曰此塔記也乾道中通守趙師夔侍母陳經行見塔毀欲新之尋得異夢向寺僧詢其始末使取鐸書以觀則曰二十世十八姓之僧造塔遇走小月東邑之氏脩之趙母子驚歎施緡錢百萬且繪龕像於塔下祀之

法恭

法恭奉化人姓林氏從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忽然有省去依天童始明大肯尼當世弘法者

悉住奋决出住明州瑞岩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圓智

圓智不知何許人初依儼法師削染因覩蓮燈發明具變二法偵南宗之旨謁天台住謂元公舉孟子贍東林偈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是舌無山無水好愁人之句元爲之印可後住天竺稱淨中龍象

晉交

首交溫之萬齡人姓畢氏生而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嶽因爲檀越脩懺摩或問曰師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從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渤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交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遂喝交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床執交手曰汝會佛法邪交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爲郡像所請始開法廣慧見僧來必叱

曰、御衆未增時爲放設了也、且道籠箇甚麼、搖手洗鉢、枯骨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

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衆、偈曰、寶杖敲空驚處春、箇中消息特爲翁、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吽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知和

知和、蘇臺張氏子、兒時嘗習坐番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渤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和擬對渾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懸然領旨即月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曰如何是道和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湛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窓五七片閒雲道人活計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和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奉盟至則和竟不

樸正言陳公以訃訪和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客至忽露爪牙以示武和以偈遣之二虎弭耳而去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

介然

介然鄞人從明智中立師居南湖燃指建十六觀與其徒誓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金人犯明州士庶奔散然獨守觀不去酋騎掠至叱曰汝不畏死耶然曰願力在是誠不忍去酋曰我北歸亦欲效此制作遂强挾以歸後人追思遂以其去日爲忌稱爲定慧尊者塑其像

於鈆側

瑞仙

瑞仙紹興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初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仙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弃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日、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仙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仙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仙便喝、鑑便打、仙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槖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照

圓照、不知其所自出、依天衣懷而悟、時衆爭請轉輪、杭

守隰襄借主南屛三年爲邦人樹福無量孝宗召對亦稱爲福慧知尚云雷峰才贇福義定中皆見安養金蓮標本往生是以禪兼淨土者也弟子脩顒省聰崇信並有名

宗杲

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遂往參明教紹珵禪師倒心事之嘗請益雪竇拈古頌古及

古宿因緣，程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杲洞達先德微旨，理異之。歎曰，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蓉首衆，堅爲侍者十年，杲叅二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捨去。至眞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蓮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東林，叅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珣禪師，與杲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杲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叅準禪師，準即湛堂也。杲始至，機辯縱

横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杲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
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杲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
雲居山高寶峰山低杲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
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杲云杲上座我這些子禪你一
一理會得耶杲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
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參古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
你還知麼杲曰未審是甚麼事準云你只欠因地一下
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
惺惺時有睡著時無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

處準病杲問曰某甲向後當見䔥人準云有箇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參禪決是箇善知識也準沒杲謁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杲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即圜悟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杲先到寺掛搭參堂畢勤方入院杲晨夕參請勤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杲下語杲參及一年

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座專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舉豁然省悟遂以所悟告勤勤察杲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裸裸處語杲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勤云也不易你到這裡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杲言某甲只據如今得

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杲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四，勤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杲纔舉口，勤便云，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官客飯，杲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參黃木禪，却倒縮去，杲遂話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與狗看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荅

乞師垂示。勤默不應。杲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杲聞舉。當下大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杲云。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誵訛語詰之。杲隨聲酬對了無滯碍。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杲非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杲自是縱橫踔厲。大肆其說。如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欽袵。莫敢攖其鋒。

初杲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箇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杲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爲右丞呂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女眞難，遂渡江而南，時勤主雲居法席，命杲居第一座，未幾，圓悟還蜀，杲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尋開講臨安徑山法席之盛，冠於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其後，

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陞座問荅未巳復有數僧競出爭問杲乃約住曰止止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辭一一言辭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辭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欬一聲一時荅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

於無量刼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熱鬧門庭卽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着况復鈎章棘句展露言鋒非惟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刼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宅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點檢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

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卓一卓喝一喝示衆曰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眉涅槃既空與什麼作眼中眉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杲室中機緣渦旋擀肆不可把覆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杲住徑山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川俱入室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杲隨機開悟無所附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己惡之遂遣裙袷毀衣

屏去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師袖手晏坐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尋以朝旨住育王復移徑山杲之再住徑山也道俗欣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學不少倦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寂孝宗聞之歎惜不已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諡普光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了演

了演越州人少依東山廣化聽秀禪師夜叅即有省發

後遍謁諸宗語俱不契乃趨衡陽投大慧禪師宗杲一見許爲法器杲時時語其徒曰若輩如鍼刺窓微見光影耳演乃一踏鴆門兩扇開者也自臨安崇先移住象田繼遷靈隱法席之盛一時無兩學徒雲奔一經指點者積疑宿滯無不釋然當時稱得法大慧而能大振其家風者以演公爲第一

## 端裕

端裕山陰人姓錢氏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隨以機語活人號語住徑山賜號佛智太師及移育王上堂盡大

塊是沙門眼盡大塊是自己光爲什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膽部洲舉聲北鬱單越黙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畫曰百雜碎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

景元

景元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徧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固死心錄有云旣迷須得箇悟旣悟了謀識佛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開

走肯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麽生。元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秖對。圓悟大笑。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因號爲元布袋。出世於處州南明。上堂。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机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麽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不眨眼。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耀乾坤。如何是溈仰宗。元曰。推

不向前約不向後如何法眼宗元曰箭鋒相敵不相饒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元居南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元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特煞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寺示寂於本山

元棐

元棐永嘉人爲嘉福院僧飲酒食肉日與兒童嬉戲市

人呼爲裝顛每見人即覺酒醉氣眞目張拳爲金剛之狀見者絕倒夜雖劇醉至四鼓必起誦法華經旦復入酒肆醉即溺衣上未嘗浴濯而了無穢氣忽一夕徧辭所知明日趺坐而化

中仁

中仁洛陽人出家東京奉先院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信時圓悟居天寧陵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仁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悟擘口擊

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雪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仁拈題仁拈罷頌曰稱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未幾趺座說法而逝

是名玩

曇玩溫州人俗姓黃氏登年受具徧參蔣席回抵鍾山適朝旨改僧為道玩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柏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蔣山覩至岩所令去鬚髮及悟補京師天寧與玩同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拂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扣皆對曰莫理會故叢林以莫理會稱之後住平江西山之明因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應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宗振

宗振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鍾閣倏然契證

有詰之者。振聯以三偈。其末曰。我有一机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曾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惟定

惟定。山陰人。紹興中。住景德寺。每陞座講經。輒有野猿獻果。講畢乃去。以為常。一日。謂其徒曰。庭前桂樹花開。我將逝矣。其徒出視。桂花忽開五色。急返入戶。定端坐

瞑目去矣龕留七日顏面如生

志遠

志遠姓呂氏餘姚人年十七出家等慈寺遍遊諸方精解天台宗教高宗嘗詔講於內殿親爲歸瑀賜師號紫衣遂爲東南講席之冠李光陳橐張嵲趙不搖諸公皆愛重之年七十卒龕留五日顏色如生荼毘於烈焰中身不歒側舌根不壞

慧遠

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出家落髮受具初叅雲巖徽

禪師雖蒙印可心未釋然次參圓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於昭覺遠每詣請益舉青峭勁圓悟深器之一日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遠聞舉豁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悟云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悟云机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

[illegible]達禮拜悟大喜以偈贈遠有舊鐵舌轉關捩之語

目爲之鐵舌遠自此机鋒迅發無所牴牾圜悟示寂後始下峽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瑯琊又移婺之普濟

[illegible]之定業遠自發明心要即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舉揚縱奪高於天下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遠偈頌提唱以往者杲駭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圜悟所付法衣逮其得旨放歸遠以頌迓之相遇甚懽杲極口稱譽又題其眞云這川藞苴無眞無假

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

自此人益歸重後過南嶽住於南臺將龍王建方廣行
皆月庵高弟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
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說三十餘問皆佛祖殺訛險節
關捩學者罕到之處遠隨机開荅辭旨深與議論超詣
始大歎伏建即率其屬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
幾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受請主虎丘尋奉
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退居迎照庵再奉詔住靈隱
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
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起滅胡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

三十年荒草裡横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唧嗝漢就中有些子誓訛對衆也須説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到岷峨山下荆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鉄鎚被他一擊坐醉半醒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爲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寉不横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贓物現前奉爲前成都府昭覺先

圜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
胸中無物肚裏無禪藝向爐中用醐法乳於時孝宗皇
帝留意空宗屢詔入內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讚遠真
有解向缽盂走馬之語至遠對御歸以頌記之曰缽盂
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
包盡帝都春遠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
於室中机緣尤為峻險不可湊泊嘗問僧一大藏教是
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
深四十丈濶四十丈又僧入室遠起身問更不著布袍

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膌堂遠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巳盡遠撫掌一下淳熙二年閏九月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閙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而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於時道俗俱疑遠當以正月十五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說法如常儀玄素俱集上亦密遣中使伺遠起居皆見遠往來如常時送歸馳奏齋時齋者與客齋歸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遠素蓄一

黑猿頗異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被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遠不見因窺於牕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床前遂啓後牖至榻前而遠已坐脫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机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

思照

思照錢塘人青年捨俗志弘正法徧歷教庠研究宗乘申旦熏煉淨業願比法藏至刺血書經一字一禮者三十年時同邑有思聰者住雲隱寺晝夜禮誦蓮經又不

假念佛已而曰更兩日吾西行矣胸前生蓮花是其相也果如其言說者曰二思乘願力得生安養始知西方淨土之不隔當念也

思梵

思梵臨平人姓湛氏離俗後精研禪遷住覺㝢十年宗風大振後退處西山歸雲庵閉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解教之旨名曰會宗乾道四年示寂賜號圓通大師

明慧

明慧婺州人落髮於遂昌之興覺院初學天台教績更

衲子众叅四明天童智禪師頓悟性宗爲首座請主報
恩法席未幾徃南明建大緣事以禪衲奔凑遂挈囊鉢
之永嘉江心寺掛錫西堂郡守請領院事力辭復還南
明宴息乾道丙戌冬陞堂說法竟白衆而逝

守珣

守珣安吉州人姓施氏初叅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
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
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
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徃見鑑鑑曰

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珦
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珦
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珦拜起呈偈曰終日看
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
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珦上座
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
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上堂醍醐錢住山前

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嚴翻滿世間。你無實器如何取。
呵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珦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
如何是賓中主。珦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
是主中賓。珦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珦
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
宗乘事若何。珦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珦曰。
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珦曰。珦上座三十年
學得底。一日忽語衆曰。先師祗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

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詡雙槐居士鄭續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將至矣乞還漳南十月四日鄭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珦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珦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珦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思淨

思淨錢塘人姓喻氏少捨俗以弘法為志又善丹青發

願書彌陀像一藏流傳世間以作佛事當時遂呼爲瞻彌陀後居接待寺飯僧及三百萬金人犯北闕杖錫詣賊願代一城之命寇鋒爲之少戢鑄多寶山始皇攬舟石爲彌勒佛首望之巍然張九成銘其墓

士珪

士珪成都人姓史氏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踰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佛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珪罔措眼至晚抵堂司珪理前語眼日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覩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爇爲尾鞻之墟珪乃就樹縛屋陞坐示衆云愛鬧不打鼓山鼓授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示衆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兒女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恁麼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珪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

生珪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沐浴聲鐘集衆說法訖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慧開

慧開錢塘人不知其氏族生而眇小初與石霜同參作補衲看經二偈一時義學稱其見性自黃龍山挾一龍來止無門洞闢每說法龍輒蜿蜒松上垂首諦聽禱雨輒應孟琪吳潛鄭清之輩疏聞於朝召對問所以致雨者荅曰貧僧無他異術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上

慨賜金紋伽梨未幾無疾坐脫後身爲中峰明本云

淨空

淨空閩人失其姓氏持戒精嚴行多異跡嘗創精藍於遂昌之大樓巖翼日徒居龍安洞有第四泓號龍井空振錫其側有黃龍出受戒圭其巔虎狼蹲踞空叱之曰亟去吾欲居此遂結茆於中存息後歸弋陽白花嚴寺未幾入寂寺衆塑其身供大殿上歷百餘年忽一夜假夢於其徒欲還本寺乃迎以歸今像猶存遠近遇水旱輒舁像出禱願則輕如一羽不願則數百人舁之堅不

能勸鄉人敬信悉繪像以祀之

法忠

法忠四明人姓姚氏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直至龍門覩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褁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

處出遊道俗望塵而拜後住黃龍牧庵上堂示衆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已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撿點將來秖得一撅千種言萬種說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凸八凹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忠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忠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洞

惟月

惟月諸暨化城寺僧也明律學日惟念佛百八不去手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見阿彌陀佛紫磨金色身高八尺住在空中引手相接言訖而逝

從雅

從雅錢塘人遺其姓氏精於天台止觀不輕授人曰言清行濁聖賢所呵居平禮誦口不絕聲體不離地楊傑貽所譔安樂國贊雅益以九品圖刻於淨住院卒之日感異香天樂來迎始知其果生安養也

道行

道行處州人俗姓葉氏初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後住衢州雪堂再徙國清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為義行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未

幾示疾索筆書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結跏坐脫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累累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可觀

可觀秀州華亭人姓戚氏年十三剃落宗天台教禪寂觀空雙眉不舉所居蕭然無長物後歸當湖住德藏寺鑿山月池搆松風臺以自怡因號曰竹庵淳熙九年無疾端坐而逝世壽九十有九塔在德藏西北隅爲築城

所夷如霖謝良弼夢一紫衣老僧曰我竹庵和尚也以塔累公旦日尋訪果得塔因爲繕治復立石表之又梓其所著楞嚴補註及山家義苑等書以行

法如

法如台州人姓胡氏依護國端禪師祝髮登具徧叅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如驟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因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執所未證即白

佛眼眼日這裏還見聖僧麼如諸莊問訊叉手而立興

日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後住南康雲居上堂云一

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

裏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

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

澆蔬五老前

平山

平山處州巫氏子生自梵僧中來得法及庵信居於淨

室食不厭粗糲寒暑衣大布而已四住名剎獨新淨慈

擽覷擇塵學徒萬指高麗遣幣來迎僅得四會錄而去

明辯

明辯安吉人姓俞氏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辯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辯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後歸鄉里住道場正堂上堂舉僧

問衲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衲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辯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鼇頭忽擎出辯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雲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録一筆書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

一下顧大衆曰莫煩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王闃

王闃慈谿人家世業儒舉進士不得志遂以居士服徧叅講席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綜覽晚年述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因自號曰無功叟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乃沐浴更衣面向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一百八粒

介諶

介諶溫州張氏子、得法天寧卓禪師、住慶元育王、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國家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諶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鉄面稱之、

道濟

道濟、天台人、母夢羅漢入室而生、後出家淨慈、風狂嗜酒肉、與市井浮沉、人稱濟顛、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或贊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蓋紀實云、

居慧

居慧、安吉人、姓吳氏、嗣法天寧、住本州道場山、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慧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

不知便下座

## 智策

智策天台人姓陳氏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洒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策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策曰郎令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策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策背曰實所在近此城非實策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

牛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來策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策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策曰東家所生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也曰超家一瓣足矣後住徑山之塗毒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裡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策

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法常

法常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初依長沙華嚴元軾下髮徧遊叢席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嘉禾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日牲方丈謂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

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颸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于虎，而今忽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淨眞

淨眞嘉興人，亾其氏族，嘉熙三年，錢塘江塘坍塌，民將魚鼈，淨眞以偈呈安撫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拍天邊，投於海，三日而返，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

塘不復崩矣語訖復入於海安撫與民感德具述其事聞於朝勅賜護國眞法師立祠於杭名曰會靈

智圓

智圓者天童交禪師法嗣也住慶元蓬萊三十年足不踰戶道俗尊仰之甞有偈曰新縫布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智鑑

智鑑滁州人姓吳氏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怙恃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郎

畧之後歷象山百怪不能惑添夜闊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後住明州雪竇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妙機

妙機仙居人姓陳氏母初娠夢有神僧告曰當生賢子至生有奇相落髮事雙林昌後歸林下通判章憑因行縣謁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鐵成金如何是机曰百發百中章尊事之時簡堂行機操行尤峻與之齊名時號大机小机云

曇華

曇華蘄州人、姓江氏、生而奇偉、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拜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華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惕、有僧傳華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脉正通、其歸重如此、後住明州天童、上堂云、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總儀禪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劈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青霄荷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斷綠林惡手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華於室中最能鍛鍊者女故世稱大慧與華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試

弟子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曾如蚖蛇戀窟乎遂

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行機

行機台州人姓楊氏風姿挺秀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冤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疑情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淛州

圓通之命乃曰吾雖將行即默然晏林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着通身冷汗流後住圓通簡堂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滯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舉有語出羣消息必

人知

師體

師體台州羅氏子得法護國元禪師住焦山或庵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月擊迦維路不遥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僧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何如昂弄體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室中嘗舉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帚柄髣髴赤班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體示以頌曰依稀若帚柄髣髴赤班蛇舉下無生忍臨机不認爺

淳熙巳亥八月朔示微恙集𦘕別郡將及諸法侶夜半
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
擲筆而逝

寶印

寶印嘉州人姓李氏幼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
嚴起信論旣盡其說棄去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密舉僧
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印啟悟首
肯會圜悟歸昭覺密遣印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
諸聖以何接人印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的作麼生是

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師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曰甚處來印曰西川慧曰未出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印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據室延之慧南遷印乃西還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再遷雪竇後於徑山開筵說法上堂三教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

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孝宗欽其道風遣使召對選德殿稱旨每入輒賜扇題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印作序未幾乞退得請庵居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筆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於庵之西岡賜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充

德光

德光臨江軍彭氏子初依光化吉禪師落髮受具一日

人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謁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光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駢集光亦在座下大慧室中忽問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氷消初住台之光孝後遷慶元育王上堂臨濟三

遭痛棒大悟言下知歸與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附後符璽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意氣衝斗牛一踏鴻門兩扇開孝宗皇帝嘗詔入問道留宿内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録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峯東庵

淨全

淨全越州人姓翁氏初叅大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之全日靈雲一見兩眉横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得法後住慶元天童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撥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叅全嘗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於本山

祖元

祖元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巳机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覩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刼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麽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秖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峰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卻惺惺飢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出住雁蕩能仁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

## 了明

了明不知何許人妙喜杲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頭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數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明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拷栳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爲之荷米麪薪蔬食用之屬咸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

明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尋奉詔住育王。明嘗在座下，明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明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杲每語明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頗多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明來供施及飯大衆，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就云無物擬伊行，喝下鉄圍山倒走。後奉詔繼

妙喜講席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明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遙望明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覩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明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明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言聞卿捨蘇州一莊於徑山。朕當爲蠲免租賦。和王謝恩歸。次

日以昔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於二日前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寃竟和王即以莊隸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明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皆以爲布袋和尚再出云

德明

德明姓顧氏鹽官人詩僧守璋之弟子也明屬刑落文

字清研禪要。紹興十八年。入徑山叅眞歇了禪師。相與問證。後因覩爲溜。以杵通竹節有聲。豁然開悟。四方義學。因號爲竹節和尚。乾道三年無疾卒。

守仁

守仁上虞人。初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唱一唱云。只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側身作避箭勢。忽大悟。後住長蘆且庵。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秖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

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冊箇盤心皂角鐵。且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智標

智標姓朱氏。鹽官人。感夢爲僧。叅賢首宗教。紹興間住常州華嚴院。時歲亢旱。太守請之祈雨。暴日中。祭龍而龍見。拏雲噴霧。應時雨澍。歲乃有秋。孫尚書覿爲文記之。後以寒食日說偈而逝。建塔審山之陽。

曇賁

曇賁。永嘉人。遺其氏族。得法育王諶禪師。初住江心。

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朔病咳嗽不巳咳嗽不巳
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巳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
意旨也未本是長江凑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四明太
守以雪竇命貢主之賁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
鼓而令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後
出世台州萬年未幾卒於本住

必才

必才遺其氏族祝髮若行掩關十年入潤公性具之室
日勤懺演著妙玄文句諸書莊嚴佛閣高踰百尺台宗

之領袖也。

宗囘

宗囘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住南劒州西巖因寺僧以茶禁鬬有司。吏捕知事。囘語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畢。趺坐而逝。

惟尚

惟尚姓曹氏。鹽官人。少祈佛出家。禮慶善元辯爲師。編

叅叢林得法於英普照懃齋於新黃龍退居宴坐慕廬與世相絶郡邑請住聖壽禪院院本雪峰結庵故地翳榛蛇虺人莫敢居尚住八年剏立殿宇廊廡爲之一新壽謝歸舊隱卒年六十有七塔於院之西偏張無垢先生爲作記

道樞

道樞吳興四安吳氏子道場慧禪師之法嗣也初住何山大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宗召至内殿問禪道之要樞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

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榑之病。自忘問荅之意。矧今觸處見在。儼若光明中。何事不底見。聊上為之首肯數四。一日上堂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從瑾

從瑾永嘉人南溪鄭氏子初依資福圓辯問義因宿龍翔聽竹庵夜叅退而歎曰一經一論非吾志也亟走直閩見西禪佛智言下未契復歸龍翔依心聞荅一喝分賓主話曇貫可之自此生機頓發妙用縱横心聞住長蘆瑾分座接納出世於儀真靈巖心聞以無示所授長靈衲衣付之爲信史文惠問心聞得宗門骨髓者爲誰聞曰瑾見地明白輔以英銳之資老僧不逮也文惠遂請瑾住象山智門香燈院後移雪竇隱静天童鴈山能仁龍翔凡十一刹每住不過三年輒舍去曰古人旅宿

叅下畏留情也退居鹿園庵晩不復出年八十四書偈而逝世稱雪庵禪師永嘉名僧前後非一惟無示心聞雪庵三世師傳接武繼響振撼諸方垂七十年

彥充

彥充於潛人姓盛氏幼依明空義堪禪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秪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 嚼充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所見正坐鑒覺中充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

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驚蛇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敵其意處充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充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些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後住淨慈肯堂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後示寂塔於寺之南庵

眞慈

眞慈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徧游講肆聽講圓覺經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着動着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慈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掛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慈隨聲便喝以手指庵曰佛亦是塵慈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

直下翻身徹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得法後住婺州智者元庵嘗頌壓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樹寶且齋往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曇密

曇密天台盧氏子初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太瞎堂東西庵無省發之南泉教忠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昇悟遂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因爲左可見妙

喜矣卽辭往梅楊服勤四載得法後住淨慈混源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室中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密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鷂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妙堪

妙堪四明人姓毛氏廣顙平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庵道欽受釋氏學參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往天童參無用

全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堪白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堪以坐具便摵無用曰這僧敢來這裏捋虎鬚叅堂去室中嘗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篦劈口便打堪應聲呈偈云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頷之久之傳香辭去西遊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堪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申明於朝得旨仍舊乃已未幾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堪議合十寺爲大刹

築壇以闡毗尼詔命徒虎丘領靈巖三年歷住靈隱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即俾住持堪以爲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癈矣奏聞其議遂寢詔徙育王輿建居多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未幾示疾書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擊碎大道坦然置筆右脇而逝

## 靈辨

靈辨義烏人居苦竹庵一几橫經一瓶貯粟蕭然四壁苦行二十年日誦法華經有羣虎蹲户外竊聽自是一

山蓬無虎患。壽姓錢塘從學般若掛錫喜鵲庵。禾樂偏辭同侶曰其將歸矣。人謂其將還苦竹也。方相率以送辨忽斂足而逝。闍維得五色舍利。大者如豆。

咸傑

咸傑。福州人。姓鄭氏。母夢廬州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孤硬難入。屢遭呵責。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答曰破砂盆。庵頷之。贈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却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出世衢之烏巨。上堂舉金

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三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傑曰烏巨當時若見但拊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尋舉詔住徑山晚還靈隱後示寂塔於中峰

## 智連

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人學於圓照梵光嘗與宏智登千佛閣智曰聞四明講教言空中有相光曰誠然智以

手指太虛曰本無一物其相安在連指山川樓閣此諸佛像復是何物智服其言後居南湖史太師與游問曰師於禪律能貫通耶連曰氷泮雪消周一不二又問華嚴般若何支離連曰支離所以爲簡易賜號靈覺大師隆興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逝樓鑰評之曰心大而行深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徑不可測也

有權

有權臨安昌化人姓祁氏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

法問之。權久而有省。荅曰。瞎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

遂審倚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僧以手

觸之。權感悟。作偈曰。黒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

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

太虚。量廓沙界時如何。權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

曰。他日子尚據此。呵佛罵祖去。權自此埋藏頭角。益自

韜晦。游歴湖湘江淛。十餘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

徑山。無庵住道塲。招權分座説法。於是聲名隱然。後住

常州華藏。伊庵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

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瓴甋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着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獼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横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話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撅也適來道道無横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秖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着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示寂留偈趺坐而逝荼毘齒舌不壞

善月

善月字光遠定海人母夢月入懷而生後出家遂名善月蓋古佛名也居南湖問如來不斷性惡之論有省忠太師以月波處之學者雲集晚居上竺史忠獻問曰欲何能斷曰日遠月忘或問以安心曰心原不動又問法華經藏曰當處全彰晚年著論不輟有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等書天台之學以月爲冠

善禪師

善禪師吳興劉氏子世登膴仕善生緋衲中姿性高邁年十三即辭家祝髮受業壽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徧參諸宿時佛照光唱道鄮山善往參扣以風旛語直箭機鋒豢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鉄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游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雁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剎晚居靈隱靈隱密邇行闕輪蹄奏集善杜户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上

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灑灌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聲逐知落處歷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善生平誨誘未嘗厲聲色一經指授輒神馳心悟皆充然自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逐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設利不可數計塔於靈隱之西岡

如琰

如玖字浙翁、台州周氏子、頴悟絕倫、得法育王光禪師、住餘杭徑山、嘗作維摩讚偈曰、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 崇岳

崇岳處州龍泉人、姓吳氏、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首遣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將山應庵為人徑捷、岳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久、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岳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岳有省、應庵大喜以為

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岳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叅諸宿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云裂破木庵云琅邪道好一堆爛柴聲岳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兒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岳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徵

笑而已。岳切於究畢，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密庵遷靈隱，遂分座。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云：「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

者麽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岳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退居東庵未幾示疾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聊厭厥逝世壽七十有一僧夏四十塔全身於北高峰之原

## 祖先

祖先廣安黄氏子天童傑禪師之法嗣也工夫穩實見地分明嘗分座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麽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者撈火器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眞見還

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普濟

普濟明州奉化人得法徑山㸌禪師住靈隱大川曾纂脩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善珍

善珍南安人姓呂氏年十三依崇福南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臨安受具足戒謁妙峰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後以朝命出世徑山上堂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

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這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老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以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嘗自題其像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慈山愁胡面百𥃩如趙婆呷醋一着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紹興丁丑五月中示寂世壽八十有三

如玨

如玨婺州人天童智頡之嫡嗣也得法後出世臨安徑山號荊叟禪師室中僧問如何是佛玨答曰爛冬瓜乃

示以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氷霜透齒牙根茶蹤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大觀

大觀字物初鄞縣横溪人姓陸氏初叅北礀於淨慈博古典文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虚空無處回避堪笑遼東白日青天開着眼只管瞌睡更有黄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毎異好肉剜瘡監花求蒂畢竟如何憑喇憑喇既曆世

葬余身於寺之西庵

## 岫禪師

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某氏身材短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谿石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岫說法能巧譬旁引貴敎俾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絶塵雖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見後生敬之愈謹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旣寂無餘貲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埜於本山之麓

正源

正源歐陽文忠公之裔也得法虛谷陵禪師嘗開講融爲無不照每答辯難如解堅木屑飛皆成珠玉聆其聲欬者雖貢高之士無不心折方鎮迎莅五剎遠近慕化晩居靈隱一夕火發源正念攝持神相所居獨存不燬聞者以爲異既坐逝弟子分瘞爪髮皆獲生舍利

師範

師範蜀之梓潼人姓雍氏九歲出家其師授經書過月成誦登具後次成都坐夏遇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

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因謁佛照於育王佛照問曰何處人範曰綿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範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範貧甚無貲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還住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答之範於侍傍聞之豁然從來凝滯如氷自解後遷居雪竇被旨移育王未幾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範補處召對玫殿稱旨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番

簾聽之賜號佛鑑禪師淳熙戊申中秋榮室明月池上榜曰退晦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執筆書偈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

妙義

妙義不知何許人歷方外晚住上虞之象田衆暑一衲

不易不洗未嘗垢穢人以此異之。紹熙元年三月忽與鄉人語別曰吾將遠遊矣俄捉筆書偈遂趺坐几上現三昧火自焚而凡不壞

法薰

法薰眉山人姓彭氏幼從寶院智明出家具戒後遊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原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薰名由是大著聞穹窿破庵道望遂往依之破庵一見許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薰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

眼搥着火柴頭破庵奇之每於日用語默處故起其疑薰於是決志依歸隨時叅扣與無準範日相激勵尋辭去徧遊諸老門見雪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遯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復出世蘇之高平寶慶移遷淨慈次遷靈隱上堂示衆云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甚麼道若有不肯的是我同叅寂年七十五臘五十三

道冲

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
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禮公落髮
初習經論尋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曹源生出世於妙果
冲聽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
少貸平生如見至是多無影響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
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拜虎爬至京師依松
源岳於靈隱尋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
時多歲歉忍飢行道行乞養士十三年無倦色詔住天
童衆集如海法度脩明肆宏智風時殆不之過育王虛

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二年。有旨移靈隱。而世緣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未幾。育王笑翁謝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吞冲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年。升徑山。無何疾作。侍僧以遺偈請。屈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言畢。右脇而逝。

法慈

法慈、上虞人、出家長慶寺、博通內外典、尤精禪觀、所居多花木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多往遊焉、慈延納無倦、饕其禪味者、無不留連竟日、嘉泰初、忽謝客、令其侍者辦往行在所、請給僧牒、語曰、宜速回、比還、令速具湯澡、畢、易衣坐、其徒往視之、目已瞑、亟呼曰、和尚幸自得恁好、何不留一頌子、慈曰、不早道、我今爲不得也、嗣法云其當代筆、遂張目大聲云、無始劫來不曾生、今日嘗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一點雪、即瞑目而逝、

弘濟

弘濟住普福寺學博律嚴融通玄理定中恍見智者授犀如意巳而龍象馴擾懺感雨花呪沙散處鹽官海聽爲之不圯

文禮

文禮號滅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之麓因又號天目云生六歲攜筐隨母採桑餓而啼念攜之者誰耶遂有離俗志年十六依眞相寺剃落參淨慈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麼來者那箇是你主人公禮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旙動這僧如何禮

云物見主眼卓監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
師禮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西
聽一心三觀之旨於上天竺嘉定五年開法臨安慧雲
既而遷溫之能仁未幾歸西丘奉詔住持淨慈室中每
舉南山筆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禮輒督牙三下莫
有湊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因上堂舉楞嚴
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乃作頌
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
掃燕子銜將水際飛佛光法照首依禮於梁渚禮令往

下竺叅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叅尋有鷲山諸方多是落窠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書於今亦倦謂猿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别更須忘晚風吹落幾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絕禮尤遽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禮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夠倪也朱晦菴問毋不敬禮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荅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禮所閱五剎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閑之歲月多遺逸於栗齋之

西丘羣衲叅叩無異領衆時也將示寂問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云盡力畫不出乃怡然脫去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林鞏稱二甘露門云

## 善繼

善繼不知何許人毋夢神授白蓮而生蓋永明壽禪師後身也長治春秋數日此身終壞即寄身因春秋而致得幾何春秋耶乃棄去傳法湛堂澄脩法華懺每多感應四方豪俊執經輪下者常數百人後住集慶於池深

木寒處脩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纍積

水慼

水慼不知其所自來掛錫妙果遇孤舟濟力叅求悟如敵萬人如上遊灘至如透水月華波擬不散而消印之始居南巢五龍讓宅生有祥輝逝日練光縱横分合瓣亘山谷